



「待在這裡、不要出去、不要出聲，就算看到了什麼都不要出去，好嗎？」奶媽的叮嚀在秋唐的耳中迴盪、迴盪，化成深深的恐懼，他縮在草叢裡，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嘴唇，以痛楚告訴自己，不可以說話、不可以。

他的名字在搜索者之間互相傳遞，像是被至高無上的詞語一般被傳遞，所有人都在找他。

——如果被找到，會再回到那個黑暗的房間裡，只有月亮和一些透明的路人的地方。

抱緊自己的雙腿，秋唐把肩膀拱起讓臉深深地埋進了雙膝中，閉起眼睛。

看不到就沒事了，如果看不見——就不會這樣了。

如果他不是秋唐就好了。

外頭的聲音自喧雜而趨於平靜，秋唐緊繃著神經進行著短暫的休息。

而後，晨曦來臨。

聽見頭頂傳出聲音的秋唐立刻睜開眼睛抬頭往上看，不料竟是一隻眼睛眨巴眨巴地看著他，嚇得他差點大叫出聲，幸虧理智還在，下一秒就把手塞進了嘴巴，硬生生地咬出了一個齒痕。

直到冷靜下來後，秋唐才定睛去看那是什麼東西。

透明的，狀似一隻熊的靈體只有一隻眼睛，像OO電力公司的大眼仔一樣。

是家裡的式神嗎？不，好像不是……家裡的好像不是長這個樣子……

憶起昨日的吵雜與奶媽臨走前的叮嚀，秋唐又恐懼了起來。

奶媽回不來了？奶媽被關到那個房間裡了嗎？如果自己回去找奶媽、會不會也出不來了呢？

如果是這樣……那讓奶媽代替他在那個房間裡好了。

秋唐懷著小小的、無知的罪惡感，這樣幻想著。

而在秋家，奶媽的名字已經被劃上刻痕，自秋家永遠除名。

=FIN=